

# 释守仁不是王守仁：阳明佚文辨析

秦 蓁

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吴光先生主持编校的《王阳明全集》出版以来，经过多次修订，允为善本，读者称便。近年《阳明先生集要》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也整理刊行，阳明文献堪称大备。阳明集外诗文的辑佚，叶树望、计文渊、钱明和日本学者永富青地等均有贡献，至束先生《佚文》一书，可谓集大成之作。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基础，稍有不慎，贻误学界匪浅。

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编撰的《阳明佚文辑考编年》一书201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，2015年5月增订再版，上下两册共六十余万字。2016年7月又删除书中考证文字，推出《王阳明全集补编》，篇目稍有增加。束先生共辑得阳明集外诗文约三百八十篇，语录近一百八十条，每篇皆不惮辞费，详加推理解释。文献辑佚一事，广加搜采为手段，篇章真实、文字准确为基石，作者在《增订版前言》中谓：“今有人搜辑阳明佚文，真伪不辨，史实不考，盲目收罗，附阳明集以行，余从中考出五十余篇伪篇之多。如此胡乱辑佚标点，非唯贻误后人，亦且贻笑大方，给阳明学研究造成混乱，余亦不胜大惧焉。”针砭俗学，旨哉斯言。今师束先生之义，对《阳明佚文辑考编年》（下简称《佚文》）中有疑问的篇什也略加辨析，剔除伪讹，以还阳明本真。

## 辑佚之误收

有已见于阳明文集而疏于检核致误收者。如《口诀》四

句（第38页，以下页码均据《佚文》增订版），录自《性命圭旨》利集《口诀》，先用大量篇幅叙述《性命圭旨》作者、成书及版本，再考证此所谓《口诀》作于弘治九年。按此四句即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十九《睡起写怀》七律颌颈二联，钱德洪《阳明先生年谱》系于正德五年。又如《游子怀乡》诗（第293页），据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《王阳明谪黔遗迹》辑录，系于正德三年。按此为阳明《瘞旅文》篇末两歌之一，见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五，作于正德四年。《佚文》一书对作品之系年常无确据，随意比附而定，出入错综，情实参差。闻束先生正有《王阳明年谱长编》之撰，对阳明生平史事和诗文进行编年，愿能谨慎考订，畅茂条理，无法确定者阙疑可也，不必为求事事篇篇有着落而牵合附会。

有据后出之书错标主名而致误收者。如《题温日观葡萄次韵》（第21页），《佚文》据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二二二辑录，推测此为阳明弘治五年来杭州乡试时所作，并言“观此诗概可见阳明早年出入佛老之情状”。按

此非阳明诗，乃明初僧人释守仁之作，《山西通志》误作王守仁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二收入此诗，小传云：“守仁字一初，号梦观，富阳人。”曹学佺《石仓历代诗选》卷三六六亦选此诗，系于释大圭名下，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卷八九“守仁”条辨其误云：“梦观道人有二，一晋江人，名大圭，一富阳人，名守仁，石仓曹氏乃误合为一。”释守仁有《梦观集》六卷，刻于建文二年，牧斋编集《列朝诗集》时尚能见到，惜今已不传。惟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閣文库藏有旧抄本一部，此诗即见于卷一，题作《题温日观葡萄次唐温如韵》。又如《地藏塔》诗（第116页），自光绪《青阳县志》卷十《艺文志》中辑得，但同书卷一《封域志·古迹》却言是唐一夔诗，一书之中自相抵牾；更有甚者，乾隆《池州府志》将此诗系于周必大名下。一地之方志，前后矛盾如此，不加辨别，未免轻率。旧方志中保存大量珍贵文献，文献辑佚渊薮在焉，但编修时有脱略，从中辑录诗文，更需博辨以定去取，否则极易误收。再如《满江红·题安化县石桥》词（第323页），据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卷

一千二百十六《长沙部·艺文》辑录。按康熙《长沙府志》卷十九艺文志、乾隆《长沙府志》卷四十九俱作宋安化知县王与权作。《图书集成》所引词句中“临望处”夺一“处”字，致词律不完，可见其粗疏之一斑。此种官修大型类书，分类编集群书而成，不标出处，且多讹误，今人可以此作为引据线索，溯源文献，径直援用则必须详慎考酌，不可率尔轻从。

有据石刻或书画而误收者。如《西湖》诗（第166页），见于贵阳扶风山阳明祠中石碑，落款“阳明”二字。据《列朝诗集》乙集卷七，此为明初贺甫诗，题作《题画次矫以明韵》。石刻或是阳明书前人诗作，或竟是伪迹。再如《题倪雲林春江烟雾图》（《王阳明全集补编》第67页），据《自怡悦斋书画录》卷一收录。按此实为倪瓒诗，见《清閟阁全集》卷三，题作《寄张景昭》，文字稍有异同。阳明题雲林诗于雲林画上，而未有一言以说明，于理不合，此画之真伪恐亦有疑，原画今不知所在，无从深考。

有据近年拍卖市场伪作而误收者。如《无题道诗》一首（第

156页），《佚文》据说宝网上之墨迹辑录，并详释诗中内外丹语词，得出结论：“阳明在阳明洞如何导引内练向来不明，今得此诗，真相可知矣。”在束先生笔下，阳明俨然一“气功大师”。按此为朵云轩2005年秋拍品，为说宝网所转载者。此篇七言十二句，其实是七绝三首，为清代道光时马星翼《东泉诗话》卷八所记滕县吕仙阁内所谓李太白乱仙七绝诗九首之末三首。原件作行草书，《佚文》直接抄录拍卖行所作之录文，错字甚多，此不具论。手书中“玄机”作“元机”，已避清讳；且书法庸弱，作伪技法低劣，一望即辨非阳明真笔。《佚文》考释凿空无稽，有污前贤。又如《夜归》诗（第169页），据厦门伯雅拍卖阮元所书扇面。按此诗康熙刻宋长白《柳亭诗话》卷六作明正德间戴颙（字师观）应试出闱口占诗，嘉庆间臧学标《三台诗录》同。所谓阮元书扇面，书法佻劣，坊间伪作无疑。再如《满庭芳·四时歌》四首（第173页），据2009年嘉德四季拍品。按此为春夏秋冬四季俗歌，每

（下转8版）➔

◀（上接6版）

卯（顺治八年，1651）。此年紧接文中出现的最晚年代庚寅，第十八札又在手卷中紧接庚寅诸札之后，在逻辑上也是融洽的。

## 《丹崖墨翰》的写作年代及与庞虚斋藏札的关系

确定了第九至第十八札的年代，《丹崖墨翰》的编年任务已完成一多半。下面考订其余各札年代。

第一札前面说：“天生一无用人，诸凡靠他不得，已自可笑，一身一口，亦靠不得，栖

栖三年，以口腹累人……乃复谬辱高谊，贲宠侨庵，益笑卖药朽翁之浪得名。”后面则婉言辞谢魏一鳌赠送的肉食和银两。从魏一鳌慕名来访和傅山辞谢馈赠看，这是他们初次见面后的通信。白谦慎先生据札中所言“栖栖三年，以口腹累人”，认为“三年”系甲申国变后的三年，将其系于1647、1648年之间。《新编傅山年谱》则系于顺治三年（1646）。按旧时算法，当年即算一年，“三年”为顺治元年至三年，即使算满三周年，也不会超过顺治四年，故应以《年谱》为是。

第二札，傅山言其母造访魏一鳌衙门，并介绍其弟傅止与一鳌相识，应作于二人结识初期。“黄母唐突衙斋，在官长可鸣下交，在方外士终觉有违摩羯耳”，“衙斋”

二字值得注意。庞虚斋藏028札云：“忻州苦寒，然素多佳酒，此时衙斋有留者，愿为弟存之。”“衙斋”指忻州州衙，是独立衙门。魏一鳌在太原身居下僚，只在布政使司占一席之地，没有自己的衙门。傅山在魏一鳌任历时谈到他的官衙，只说“拟复造司请前命”（丹第五札），“经历厅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”（《寄萧兄·又》），曰“司”、曰“厅事”，与“衙斋”判然有别。若此解成立，则第二札作于魏一鳌知平定州时，并可证二人相识于顺治三年。

第三札说“岑寂经年，长日何事”，当作于次年夏天。第四、五札，白谦慎先生据“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，而适丁郊垒，闭之太原县城，戒严不能出”，认为作于戊子冬至己丑

初（顺治五年至六年，时值1649）姜瓖兵变时，可从。第六札说“辱问近作，一年来九回枯矣”“溽蒸作暍，宿疾正发”，作于又一个夏天。检《新编傅山年谱》，顺治六年九月之前未曾有诗，此札或作于本年。第七札无明确线索，第八札说“此中原无可羁留，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，了此即东矣”，“东”即前往平定州。按年谱，顺治七年傅山在平定。下面正好接上与朱四案件有关各札，顺序有小出入，可按事件进程重新编次。

据此，《丹崖墨翰》各札的顺序是：第一，第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第七，第八，第九，第十，第十二，第十三，第十五，第十一，第十四，第十六，第十七，第十八。始于顺治三年（1646），很可能迄于八年

（1651），至晚不会晚过十年（1653）。

在第十八札被误系于顺治十四年时，有一个现象困扰人们，即前十七札均作于顺治十年之前，中间隔着庞虚斋所藏的五年十五通手札，忽然接上一通顺治十四年的手札。手卷是魏一鳌整理的，他为何要这么安排？现在经过考订，知道第十八札也作于顺治十年以前，疑云就自然消散了。

《丹崖墨翰》汇集的是傅山与魏一鳌通信的前期部分，大致自顺治三年至八年；庞虚斋藏册汇集的是后期部分，大致自顺治十年至十四年。这些信札，贯穿了傅山与魏一鳌在山西从相识到分别的全过程，刻画出二人交往的清晰脉络。

（作者为《金融时报》编辑）